



悦读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07-09

齐鲁晚报

2021年1月17日
星期日

卓
然
于
心
悦
享
娱
乐

□ 美编：陈明丽
□ 编辑：徐静

在最近热播的两部口碑大剧《流金岁月》《巡回检察组》中，演员王骁都展现了他过硬的表演实力。一个角色是职场精英杨柯，一个角色是活在底层的小人物沈广顺，前者斗志昂扬、风姿潇洒，后者纠结压抑、疲惫沧桑。两个气质截然不同的角色，都被王骁诠释得各有各的好。

因为两部新剧的角色都精彩，更多观众认识并喜欢上王骁，夸赞他“台词有功底”“演技绝了”“有自己的表演腔调”。王骁说，表演本身就是审美，是对人和事物的理解。他也用自己的方式，保持着对表演这个职业的尊重：“有时候拍完一天戏，收工之后反应过来一场戏还有40多种演法，但为什么我选择的却是这一种演法。心里会充满一种‘愤恨’。而依然能‘愤恨’也就会保持住对这个职业的新鲜感。”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师文静

《流金岁月》杨柯 区别于大众审美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《流金岁月》中的杨柯很立体，他一开始更像是朱锁锁的“人生导师”，但也让朱锁锁看到了人的复杂一面。你怎么理解这个角色？

王骁：剧本提供给我的感觉是杨柯深藏不露，但却不狡猾，还是给人一种可信赖的感觉。即便他最后离开精言集团并做出反击，观众也能理解他为何要这么做，因为他是个职场人，在商就言商。可能我本人从外形或平时扮演的角色上来说，都有亦正亦邪的这种特质。估计导演也是考虑到这一点，让我出演这个角色。

在我看来，杨柯其实拥有一个很大的特质，他区别于大众审美，但对女性又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。这也是杨柯的一个综合特点。杨柯的台词中提到，大家普遍认为他长得难看，他也说自己 and 朱锁锁是“长得难看的男的和好看女人的组合”。这都不是我加进去的台词，编剧就是这么写的。沈严导演也可能想了一圈，他身边谁长得难看选谁(笑)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表演上，你又怎么找到角色的这种感觉的？会做什么准备工作？

王骁：每个演员进入角色的方式不一样，我的方法有点笨，需要的时间也有点长。

某一些角色，我能感觉出与他们产生了共鸣，或者说我能培养出与他们的感情时，我希望这些角色能跟我“住在一起”。最起初时，角色肯定不会常来我这儿，但我会经常琢磨这个事儿，某一个瞬间他突然就来了。此时，无论我在餐馆，还是在马路上，或在家里，我会马上找一个镜面看一眼自己，是不是真的来了。

这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随着时间的推进，角色开始慢慢地在身体里头长出来。长出来的时候，就很有意思，有时你会感觉“两人”共处一室，其乐融融。这听起来挺分裂的，是吧？这就是这个工种的特性。不是我一个人这样，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。当然也有角色长不出来的时候，着急也没用。有时开拍前就出来了，有时拍的过程中才出现。除了在心里培养这个角色，就是耐心等待。

前期准备角色的工作，是非常理性的。角色的形体、站姿、坐姿、说话方式等外在的东西都会考虑在内，就像炒一盘蛋炒饭、做一条糖醋鱼，程序都是开火、下油、放佐料，这都成了惯性。但是表演除了常规准备，更重要的是现场的感性反应。现场有现实的环境、真实的手对手，那种表演是环境和对手刺激下给予你的。演员反应出来的东西，更多的来自对手和环境。

影视剧应展示人性多面性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跟演员倪妮的对手戏比较多一些，两个人表演很默契。你们是第一次合作吗？

王骁：是第一次合作。倪妮是非常优秀的演员，不单指其外形、受欢迎程度，从她对表演的态度、要求上看，她也是非常优秀的。对手这种严



格的态度也会激发我的表演。大家都对表演有严格要求，演对手戏时就会互相信任。互相信任了，我们就敢给予对方一些东西，也期盼着对方能给予自己东西。

举个例子。杨柯在咖啡馆面试朱锁锁时，剧本里并没有我问她身高的台词，但在实拍时，我意识到杨柯作为销售精英，会认为手下女职员的外形条件也很重要，就临时加了一个身高的问题。倪妮的反应很快，她噌地就站起来了，给我做了一个身高上的展示。当时我就很开心，两个人很自然地搭上了戏。

表演有的时候就像一种游戏，大家期待能把游戏玩下去，就跟打乒乓球一样，要有合适的对手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《流金岁月》是一部女性向大剧，从男性视角来看，你觉得这部剧在刻画女性形象上有什么不同之处？

王骁：我觉得这部剧颠覆了观众对常规电视剧的认知。比如，在其他剧中，一个女性角色的成长是一路阳光、一路积极向上的，是一路杀到头的，但这部剧展示了人性的多面性。人生轨迹除了善良还有别的东西，有相信也会有怀疑。杨柯跟朱锁锁坦白潘老师其实是他女朋友时，他仨人的气氛不是欢快的，而是重点展现了朱锁锁对杨柯的怀疑、失望和警觉。朱锁锁的情绪是往下的，钢琴配音也是渲染她的情绪的。这就给了观众不同的观剧感受，每个人都有判断失误的时刻，每个人都有不同侧面，这才是真正的人性。

沈广顺的痛苦不只有一种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《巡回检察组》中的沈广顺是一个特别沉重的人物，他卷入凶杀案，妻离子散，母亲患病，弟弟入狱，隐藏着巨大的秘密，处在一种煎熬中。这个角色会有很大挑战吗？

王骁：确实，这个角色太悲惨了，全剧最惨。他的家庭、他的生活都破碎了，是人生的至暗时刻。

演员需要一些心理暗示，拍这部剧时，无论是拍摄现场，还是去现场之前，我都尽量一个人独处，把自己投入到沈广顺式压抑的情绪里。也许

我想的不是他的事儿，但需保证自己高兴不起来，看啥都不顺眼，看啥都不对，甚至看见镜子里的自己也很厌恶。

在很长时间里，沈广顺没有一个情绪的出口，他一直把秘密藏到最后一刻才去解开。前面所有的剧情中，沈广顺从头到尾都处在情绪饱满的愤怒、痛苦中。这个角色最大的挑战在于，如何让沈广顺贯穿始终的痛苦、愤怒在各场戏中是不同的。愤怒不仅是一种愤怒，痛苦也不能仅是一种痛苦，它是有递进的，分量上也是不一样的。观众会发现，沈广顺在不同的人物关系中，不同的事件中，表达出来的痛苦和愤怒是有区别的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你對自己詮釋的这个人物满意吗？

王骁：我很难对一个角色特别满意。观众的感受最重要，我满不满意一点都不重要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《巡回检察组》演技派云集，剧中你跟宋春丽老师的对手戏很多，这对“最惨母子”的感情比较复杂，两人有不少调动情绪的高潮戏。会怎么磨合表演？

王骁：这母子俩碰到一起，哪有什么幸福的事儿。我们两人在这40多集中，一直处在痛苦又愤怒的状态。

能跟宋老师一起演戏，真的很荣幸，很开心。如果观众能被我们演的母子吸引，其实挺不容易的。演戏得完全信任对手，作为一个晚辈，我很感谢宋老师对我的信任。她演了几十年戏，实战经验丰富，我们实力悬殊，但是我能感觉到宋老师相信我，我很感激。

我们一起创作难就难在，要对角色有相似的认知，然后再建立起剧中两人的母子关系：来自同一个家庭，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，除了基因上的密切关系，家庭观念、生活习惯也应该是相通的。但这其实没有那么简单，需要我们互相去找对方的微妙之处，在表演中要往那上面靠，要往一起拽。要做到这些，观众才能相信我们是母子。

母子两人虽然吵闹不断，要死要活，但俩人之间也是有关爱的。这是很微妙的一种关系，需要观众去感受。我们两人需要通过举手投足中的细节、语气词去营造那种关系，这是剧本没有写出来的，需要我们互相去给予，去激发出来。一个人给出表演

后，另一个人也要在真听真看真感受的过程中，做出真实的反应。其实，表演是一个挺复杂的事儿，也被我说复杂了。

挑战本身就是好玩的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《三叉戟》《巡回检察组》《流金岁月》中的角色差距很大，都很精彩。两部《三生三世》中的司命星君、《因法之名》中的陈律师也都是剧中相对出彩、有魅力的角色。接角色是不是偏向于现实风格？

王骁：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的司命其实也偏向于现实。有观众还说我演的神仙没什么仙气，演得太现实了。他唯一那点仙气，也是旁边众神仙沾染给我的。

接一个角色的时候，如果给我的角色很好、很有趣，让我有画面感，能有一种想象的空间。角色有发展空间，演员就会去想办法填充这个空间。好玩的角色，一般会吸引我。挑战本身就是好玩的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演了十几年戏的话，会不会对表演形成一种越来越深刻的认知？以饱满的激情朝着那个认知去塑造自己？

王骁：我认为表演就是审美。表演是审美的表现，是对人、事物的理解。这个东西每个人都会不同。有些优秀的演员往那一坐就是那个角色，不说词它也是一场戏。这样的演员，太可怕了。你说上半页词还不如人家往那一坐，这怎么去解释表演？他根本没演。表演其实没有一个定论，它是理解、是审美。

有的时候，我演完一天的戏，回到房间，也不卸妆，往那一坐，突然想起刚才有一场戏，还有40多种演法，但为啥我选择的是这一种演法，心里对自己充满一种“愤恨”。对我来说，依旧能“愤恨”也是我保持对这个职业新鲜感的一种方式。

我从业的十几年来，早就经历了疲惫期、怀疑期、恐惧期、焦虑期，那是正常的，得允许各种情绪的存在。不管从事任何行业，到了一定时期，要抬头看看那些立在你面前的高山，那些无法翻越的高山，看完了之后，就可以低着头继续往前走了。